

苏曼殊与拜伦“哀希腊”诗

——兼论各家中文译本

柳无忌

二十一世纪初年，当学人们为百年前的中国文学作一总结评价时，他们将给与广东籍诗僧苏曼殊(1884—1918)一个适当的地位。在他创作的期间，也是新文学运动掀起的前夕，中国文坛是南社的天下，在那些热忱地为文学开辟新园地、灌输新思潮的南社作家群中，苏曼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卓越人物：他写得一手隽永清新的好诗，凄艳绝伦的小说，更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进者。

苏曼殊有日本母亲，在国外长大。青年时代他接受日本式教育，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肄业有五年之久，因此他有着长期的外语训练，以及从日本输入的西方思想与文学的熏陶。在他那短促、流浪的一生中，足迹遍中、日、与东南亚。1903年秋他从东京到上海，不久，就在《国民日报》发表法国文豪器俄(Hugo, 雨果)的长篇社会小说《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的译文。〔2〕九年后，当他在上海《太平洋报》任编辑时，在该报的“文艺版”(主编柳亚子)发表消息(1912年4月20日)，说他有意重译另一部法文名著，小仲马(Dumas fils)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他批评林纾的《茶花女》译本，以为“删节过多，殊非完璧。”他并从日本带回一本《茶花女》原作，以示文艺版的编者；同时告诉他们在日本已有一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改名《惜姬》的日译，此外另有两种英译，可见他对于这部法文小说的研究与兴趣，但是译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毫无疑问的，他当时给与在《太平洋报》与他同事的朋友，如柳亚子等，一种印象，他懂得法文，能从法文原书作翻译。苏曼殊通法文的另一个证据，是在他编的《汉英三昧集》(1914年出版)首页所列的四行法文诗，系译自屈原《离骚》的四句：“日月息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但不载其来历。经我考查，此四行《离骚》译诗，系录自法人D' Hervey de Saints Denys 的《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巴黎, 1870)书中第5页。曼殊曾提及“法译《离骚经》……雅丽远逊原作”(《文学因缘》序)，当即指此书。

苏曼殊对于西方文学的兴趣，甚为广泛，从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转向较早的英国浪漫诗人的作品，如拜伦〔3〕(Byron) 师梨(Shelley雪莱)，与彭斯(Burns)。在这方面他的贡献很大。早在1908年〔4〕，他出版《拜伦诗选》，一部划时代的译著。在此以前，林纾曾译出许多部西文(主要为英文)小说，但是西洋诗歌的翻译，却有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1〕、为横滨华侨所办，校长与重要教员为康有为门生，梁启超曾在该校任高级班讲师。

〔2〕、苏曼殊所译出的，仅为法文原书前面的几章，而且他译得很自由，并穿插了许多自己杜撰的叙述。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他的《惨社会》是从法文原著译出，或用其他日文或英文的译本。

〔3〕、亦有作拜伦，摆伦，裴伦等此处从苏曼殊的穿译。

〔4〕、现知最早的《拜伦诗选》原书底页云：“戊申(1908)九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壬子(1912)五月初三日再版发行，甲寅(1914)八月十七日三版发行。”1908年初版的《拜伦诗选》从未发现，是否真有此书，只好存疑，1912年再版本亦未见。同时，曼殊翻译拜伦的诗，最可能为1909年，比上面所说《拜伦诗选》的初版发行时期(1908)为晚。

至于汉译英诗人选集的出版，虽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也是当初中国文艺界破天荒的事件。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拜伦诗选》是在东京刊行，同于苏曼殊编译的另外三部书：《文学音缘》（1908），《潮音》（1911），《汉英三昧集》（1914）。〔5〕这四部书证明苏曼殊是我国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物，一位先知先觉。他置身国外，却并未忘怀中国文学。他选译拜伦的英诗，并探讨汉诗英译的“三昧”，从而为中西文学结上了“因缘”，他的呼声有如“潮音”。

在西方诗人中间，苏曼殊热爱拜伦，崇拜拜伦。十九世纪初叶，拜伦的诗在英国以及欧洲，受到广泛的欢迎；百年后，拜伦也闻名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主要是由于苏曼殊的介绍。曼殊曾以英国的拜伦与师梨，比之中土的屈原、李白，与李商隐、李贺，称他们为“灵界诗翁”，以别于英国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弥尔顿（Milton），田尼孙（Tennyson）等之如杜甫一般，为“国家诗人”。（“致高天梅书”，1910年瓜哇）。同时他写道：“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Goethe，歌德）逢人必劝之治英文，此语专为拜伦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译拜伦之诗，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复生，不易吾言。”治外国文学必先通其文字，这是真理之言，千古不易。但是，对于一般未习外文的读者，求其次，惟有借助于翻译，更况有时译文可与原文媲美，甚或更为驰名，有如英人Edward Fitzgerald之译波斯诗人Omar Khayyam的Rubaiyat（《鲁拜集》有郭沫若中译本）。这也是苏曼殊编译《拜伦诗选》的理由。至于这两位英国的灵界诗人，据曼殊的看法，是各有千秋。在《潮音》集英文自序中，他概括地比较拜伦与师梨的身世、思想、与诗学造就。他们二人“都有创作的崇高情感恋爱当作他们写诗的题材。”二人同为爱情诗作者，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有如南北极遥远地离异着。”他以为拜伦的生活、经历、与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中，而师梨却是一位“哲学家一恋爱者”，审慎而深思。“师梨在恋爱中追求涅槃；但是拜伦在恋爱中、并为着恋爱，追求动作。”

苏曼殊虽以拜伦与师梨并称，无疑的，他更爱好拜伦的诗。他所译师梨的诗，只有两首，现仅存“冬日”一首（载《潮音》），另一首“含羞草”已遗失。〔6〕在《拜伦诗选》内刊出译诗五篇：（1）“去国行”十首；（2）“留别雅典女郎”四首；〔7〕（3）“赞大海”六首，（4）“答美人赠束发穗带诗”六首；（5）“哀希腊”十六首。（“留别雅典女郎”与另一首拜伦诗“星耶崙耶俱无生，”亦载《文学因缘》）。其中“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三篇，据

〔5〕、这几本书的纸章、图片、印刷均美好。书中大部份中英文对照，《潮音》更有数十页“英吉利闺秀诗选”，全部英文。在《曼殊遗蹟》的“曼殊大师杂记四十”页内，有“拂付：潮音四百元，又二十元。文学因缘八十元，又三十五元”，谅系此二书的印刷费，但不记年、月、日。二书出版，相隔三年，此处所载印刷同列一页，当系后来补记。

〔6〕、在《燕子龕随笔》中，苏曼殊写道：“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流利。常译其‘含羞草’一篇，峻洁无伦，其诗格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熔冶之者。”（首则）。“含羞草”译诗原拟列入《潮音》集中，但后为删去，今不传。

〔7〕、苏曼殊《文学因缘》自序：“其‘留别雅典女郎’四章，则故友译自Byron集中。”根据《天义报》第15期（1908年1月）末页广告，《文学因缘》第一卷目次，此诗译者为“盛唐山民”其真姓名失考。

我们的考证,可能在1909年或较早译出的。上一年,曼殊在南京杨仁山(文会,1837-1911)的只垣精舍任教英文,未数月,即因病去沪;1909年初东渡,与章太炎、黄季刚同寓东京,并时与义母河合氏晤聚。在《拜轮诗选》自序(与《潮音》自序相同)内,他有如下的记载:“比自秣陵(南京)遄归将母,病起胸膈,濡笔译拜轮‘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善哉!拜轮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中所指者,即拜轮曾在晚年去欧洲,为希腊的自由而奋斗。那些译诗,据苏曼殊自己所讲,曾经过章太炎“改正”(致刘三书,1909年4月,日本)[8],但究竟是那几篇,已无从考证。最可能的,是以四言诗译出的“赞大海,”其中有些字句典雅艰涩,颇不易读;“去国行”与“哀希腊”均为五言诗,前者文字平易,情绪真挚,而后者原为拜轮最驰名的诗篇,颇能激动读者的感情,引起共鸣。“哀希腊”也是苏曼殊最爱读的作品。日本僧飞锡的《潮音》跋中,曾提到曼殊随母居逗子樱山,“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拜轮诗选》出版的日期,颇成问题,前已提及(见注④)。现存最早的1914年本中,除苏曼殊所译拜轮诗外,尚有法(佛)莱蔗[9]英文序,作于1909年。佛氏此序,同于他的《潮音》序,正如曼殊的《拜轮诗选》自序,像上面说的,亦即《潮音》自序[10]。惟二者记年不同,《拜轮诗选》自序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潮音》自序作“戊申”(1908),颇为矛盾;事实上二者俱非,此序系作于1909年。所根据的,为序中首句:“去秋,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秣陵,会纳于只垣精舍。”法兰居士即德国有名汉学家 Otto Franke(1863-1946)[11],当时对佛学有兴趣,于1908年11月在中国时,曾去南京,至金陵刻经处往访杨文会,未晤,仅遇一日本人,谈及杨氏新创设之只垣精舍;下一年(1909)发表文章,记载此事。[12]按曼殊于1908年10月7日(戊申9月13日)到达南京,在只垣精舍任教英文,寓杨仁山公馆(即刻经处)12月10日(戊申11月17日)卧病[13];

[8]、“今待家母旅次逗子海边……前译拜轮诗恨不随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君士(章太炎)为我改正,亦幸甚矣。”

[9]、英人 John B. Fletcher(1879-1933),为南社社员蔡哲夫友有人,时在上海,曾以英文《师梨集》赠蔡哲夫,哲夫转赠曼殊。在“题师梨集”诗中,曼殊有句“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惜心事正蹉跎!”另据《燕子龛随笔》,知此书原为“英吉利莲花女士”所有,因是引起章太炎的“愚想”以为此事“於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按佛莱蔗中文名符佑之,笔名滴仙,为英国驻华外交官,曾任事于上海英国领事馆(并非领事,如曼殊所云)后为海南岛海口英领事。佛氏曾出版英译唐诗选二册。1930任教广州中山大学英吉利语系,授英诗、作文、文法等课;1933年夏,在穗港轮中跳海自杀。现广东华南师范大学之郭应阳教授,当时即为佛子学生,尚能道其事故。

[10]、按此文提及拜轮之诗,仅二行,从其内容看来,作为《潮音》自序,以较合适。

[11]、在1920年期间,最初研究苏曼殊时,我误认法兰即佛莱蔗。

在此中间，居兰士于11月来访，正是《拜伦诗选》自序的“去秋”。这篇自序，虽有“挥笔译拜伦‘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等句，但如视为《潮音》自序，却更为妥恰（见注10）。最后值得提出的，《潮音》里面有佛莱蔗参订的“拜伦年表”，〔14〕在《拜伦诗选》内反而没有列入，殊不可解。〔15〕

在《诗选》中的五篇拜伦诗，“去国行”与“赞大海”录自拜伦的长诗《哈罗公子》Childe Harold，“哀希腊”则是另一部长诗《唐璜》Don Juan〔16〕第三章（canto）里所穿插的一篇16首诗歌。《唐璜》为拜伦晚年作品，是他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叙事、讽刺诗。写此诗时，他已离去英国，住在威尼斯，从1818年开始历经六年，至死时（1824）尚未完成。现有诗共16章，分三次（1819，1821，1824）刊出，曾轰动英伦文坛。有“哀希腊”的第三章诗，完成于1820，与第四、五章，同于下一年8月刊行。这时候拜伦对于希腊的独立，已感兴趣，此后就从意大利去希腊，实际参加革命工作，这也是欧洲人士同情与协助希腊独立运动的时期。〔17〕被推为“希腊委员会”会员的拜伦，于1824年1月抵米索朗基 missolonghi，希腊革命战士的基地，受到热烈欢迎；拜伦也为希腊人的解放运动慷慨地出钱出力。他帮忙训练希腊军队，捐助巨款，作为军饷、建造防御工程、与购买药物之用。不幸，数月后他即患病，死于这个潮湿的希腊半岛上的城市。拜伦不仅为哀希腊人失去自由而作诗，他并为希腊人争取自由而奋斗，而贡献他的生命。

苏曼殊与拜伦的关系，尚有两件事可以在此略题一下。我们前已说过，〔18〕由于曼殊

〔12〕、Otto Franke, “Ein Buddhistischer Reformversuch in China,” 《T'oung Pao》（通报），10期（1909），页567-602。据文中所说，作者于1908年11月，在南京时，曾去访问回教杨文会，并拟添置杨氏所刻佛经。那知进入刻经处后，遇到一个日本人（Japaner），告诉他杨文会在不久前去世了。但从日本人那里，得知杨氏创设的只垣精舍，拿到了一些材料，遂草此文介绍之。按杨仁山死于1911年10月，这个日本人说完全不确。他为什么造谣，他又是谁呢？

〔13〕、根据苏曼殊于此期间在南京给刘三的信。

〔14〕、飞锡《潮音》跋，“复次加拜伦年表於末，系英吉利诗人佛子为闍黎参订者。”

〔15〕、除非《拜伦诗选》确于1908年初版印出，此时苏曼殊尚未认识佛莱蔗（佛子）。按佛子系于1909年在蔡哲夫处看到曼殊画册，十分折服，为题长句。此后两人遂由蔡哲夫介绍而订交，此前蔡哲曾以佛子所赠《师梨集》移赠曼殊。

〔16〕、这部长诗有16章，每章诗一、二百首不等，共得诗二千余首。诗每首八行，其规律为五音步、抑扬格。“哀希腊”诗插入该诗第三章第86首与87首中间，其格律为每首六行，每行四音步，抑扬格，1、3、2、4、5、6行押韵。

〔17〕、在西历纪元前有过光荣文化与历史的希腊城市，为回教徒的土耳其人所征服，沦于奥托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统治下有数百年（1453—1821）之久。但当十九世纪民族思想传播欧洲，希腊人亦为争取自由独立，开展了革命运动，获得英、法等国家的人民的帮助，终于在拜伦逝世数年后得到解放。

〔18〕、注9，有关英人佛莱蔗条。

那本师梨诗集的最初原主为一位英国女士，惹起了他的朋友如章太炎等的浪漫的“悬想”，调侃着他。〔19〕曼殊另外有一册拜伦诗集，对他更是有情感的纪念物，题诗以外，并有前言记载与此书有关的艳遇：“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见赠，且殷殷勗以归计。嗟夫！予早岁披髻，学道无成，思维身世，有难言之痛！爰扶病书二十八字于拜伦卷首，此意惟雪鸿大家能知之耳。”〔20〕诗中有句：“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说明苏曼殊对于这位英诗人在生活、情绪、思想上的同情。曼殊对于拜伦的兴趣，此后继续维持。当他在1916年冬交识刘半农〔21〕，另一位拜伦的爱好者，曾与刘氏有函件往回。在信中他提到曾看见一英文书《With Byron in Italy》，记载拜伦事最为详尽。接到刘半农所赠在杂志上发表的“拜伦记”后，曼殊曾细读一遍，称刘氏为“多情入。”最后，当刘半农告诉他有意组织拜伦学会，他更高兴地写道：“拜伦学会之事，如君大雅倡之，不慧欣次顶礼，难为譬说矣。”拜伦学会并无下文，在此一年半以后，尔曼殊亦即病逝上海。

拜伦的长诗《唐璜》，除插入第三章的“哀希腊”外，并未提到希腊独立运动。写诗前后他在意大利各地居住，直至1824年初，始去米索朗基，数月后即死去，曾留下未完成的第17章遗诗14首。诗中的“英雄”唐璜，原是十四世纪欧洲一位传奇式人物，从他的名字看来，〔22〕应出身于西班牙贵族世家，拜伦诗中的唐璜也是如此。在欧洲文学中，唐璜是色情狂的纨绔子弟的代名词，在拜伦以前，已出现于西、法、英、意各国的戏剧家（moliere 莫利哀），音乐家（mozart 莫扎特）等的作品内。拜伦承继了这个传统，但是诗中的唐璜却是他的想像的产生物，与传说故事相同的，只是唐璜的生地与家世：一个西班牙贵族子弟，生于以“女人与唐子闻名”的赛维尔（Seville）。在《唐璜》诗第一章，十六岁青年唐璜与一个已婚的贵妇人发生爱情。某次，在妇人家幽会时，为其丈夫发现，唐璜从花园后门逃出。第二章内，唐璜的母亲，一位贵族寡妇，给责令其子出外旅行。唐璜离别家园，在海程中遇风暴覆舟，最后仅唐璜一人在绝岛（希腊群岛之一）遇救。岛上住着一个富有的希腊渔夫（他兼营海盗事业），与他的美丽年轻的女儿海蒂（Haidee）。就是她，当她的父亲下海作业、不在家时，拯救了唐璜。一对青年男女沉溺于浪漫的爱情中。第三章诗叙述海蒂的父亲从海上回来，发现家中正举行

〔19〕，章太炎在师梨集题端，全文如下：“师梨所作诗于西方最为妍丽犹，此土之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展转移被，为曼殊闇黎所得。或因是悬想提维，与佛弟难陀同概，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燕子龕随笔》

〔20〕，苏曼殊于1909年秋，自上海去南洋群岛（印度尼西亚），任教爪哇（泗水）中华会馆时，途经星加坡，曾晤西班牙人莊相博，及其女曰鸿。曼殊有“答玛德利相和处二论佛教书（1911年7月18日），首云：“星洲一别，於今三年。”《潮音》集有曼殊闇黎《英吉利国秀诗选》一卷，旁署“西班牙日鸿钞於南天旅次。”

〔21〕，新文学运动健将。此时在沪任中华书局编辑员。1917年去北京任北大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白话文学。在研究中国语音学及编集民歌方面，贡献最大。

〔22〕，“唐”（Don）字为西班牙人用在人名前的尊称。

一个盛大的宴会，有音乐、舞蹈、歌唱。海蒂与唐璜高坐堂上，正在听着一个诗人在歌咏“哀希腊”〔23〕之诗。黄昏来到了，曲终人散，此章亦告结束。下一章内唐璜被逐出岛外，海蒂亦因是疯狂患疾而死。其他的十二章继续着唐璜的各种奇遇，在土耳其苏丹(Sultan)的后宫，在俄罗斯国皇的宫庭，最后他去到英伦三岛，做着集会、社交、艳情、冒险的活动。叙述这些故事时，作者一贯地穿插着傲慢的、轻蔑的、甚至褻读的讽刺，针对当时英国社会，政界，诗坛，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加以无情的攻击。

在内容，情感，与体裁方面，“哀希腊”与《唐璜》本诗完全不同。它是一篇充满爱国情绪与民族思想的抒情诗。它追述希腊往昔的文艺与武功，她的辉煌的事迹与英勇的人物，与现今国土沦陷，民心颓废的堕落情况，作一显著的对照，以唤起希腊人的爱国情怀，鼓舞他们作自由独立的奋斗。它对于希腊人的蒙受国耻、甘于奴服的心态，不无微词，那种讽刺的笔法，比起《唐璜》诗的利刃似的突击风格显得轻描淡写，却同样成功。

“哀希腊”诗第一首，以“希腊的群岛，希腊的群岛”一行起始，追述希腊是古代文艺（女诗人莎旻的热情的诗歌）与武术的发源地，也是神话中宙神与月神诞生之处，从而感慨地说道，在这光辉的夏日，除了太阳外，一切都已销歇了。第二首感叹着古代诗人荷马Homer（生于优岛 Scio）与阿难克朗Anacreon（生于佻城 Teos）的盛名，在希腊的海岸已默默无闻，虽然在遥远的西方岛屿（可能指英国）上却响起了回声。在三至五章内，诗人抚古伤今，回忆希腊人战败波斯侵略军队的的光荣历史，如马拉桑marathon与沙拉米 Salamis 之役。“站在波斯人的墓上，我不能想像我就是奴隶。”可是，在今日的希腊，英雄的歌声寂寞，英雄的胸怀不再奋发，象征诗歌的神圣的七弦琴也早堕落了。第六首中诗人自己为爱国而羞惭蒙耻，因为留给诗人的，只是：“为希腊人而赧颜，为希腊而流涕。”在第七、八首中，诗人祈求大地，从战死于舍芒披里关Thermopylae的斯巴达三百勇士中，让三人生还，来创造新的光荣的战绩。他听到死者的呼声，说“我们来了，”只要有一个活着的人起来，但是那些活人却瘖然无声。

在失望之余，诗人在下面的二首诗中，讥讽着作为奴隶的希腊人，仅是一些勇敢的酒徒，饮着葡萄的血汁，却把流血的战争交给了土耳其人，他们跳着昆卢 pyrrhic 的舞蹈，却忘却了昆卢的阵法。他感慨地问道：

“你们有卡特墨斯Cadmus 所造的文字——

试想着：那些是用来教给奴隶的吗？

在第十一至十三首诗中，作者赞美诗人阿难克朗所服事的君主波利葛梯polycrates，他虽是一个“暴君”（极权统治者），毕竟还是“我们的同胞。”同样的，在马拉桑之役战胜波斯人有功绩的密个它哀底 Miltiades；另一个“暴君，”却也是自由底良友，他“像锁链般联系着他的人民。”诗人更希望涂立族（斯巴达）的母亲，会播下一些有希腊英雄汉罗克里斯Heracles的血统。第十四首诗警告听者：欺诈的法兰克人（英、法、意等国人士的总称），正如强暴的土耳其人，同样有灭亡希腊的企图，唯一的希望是在“希腊的

〔23〕、原诗无题目，首句作“希腊的群岛”（The isles of Greece），今从中译，以“哀希腊”为此诗题名。

宝刀,希腊的兵士。”在最激动情绪的第十五首诗中,诗人描绘希腊少女在树荫下舞蹈着:

我看见她们底光亮的漆睛闪耀——

但是,凝视每个明媚的女郎,

我的眼睛为燃烧的泪点润湿。

试想着,这乳房定要哺乳奴隶了。

最后一诗是诗人的天鹅之歌,怀抱着与波涛相互激盪的悲咽,他要唱着、死着:

奴隶之邦决不是我居住的地方——

来呀,掷碎了那盏沙明的酒杯!

这篇“哀希腊”诗虽然只是一个行吟诗人,为娱乐一对青年爱人、唐璜与海蒂、歌唱着,但是它的听者应该包括十九世纪初叶的希腊人,也是全世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是这个原因,它激起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有志人士的同情与共鸣,产生着各种不同的中文译本。

※ ※ ※ ※

在论述这些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作品,其译者为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胡寄尘、与柳无忌,我们将以苏曼殊的“哀希腊”译文,虽然它并不是最早的,作为批评的试金石,因为它最有名,最有影响,也是最佳的一本。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苏曼殊译诗的年代,可能是1909年,那时他仅二十五岁。正如百年前的希腊一般,中国也为异族君主的铁链所束缚着。拜伦写此诗时希腊独立运动即将来临,而苏曼殊(以及比他较早的梁启超与马君武)译诗时也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虽然相隔一个世纪,此诗的作者与译者同样为历史上消逝的光荣而感伤,同样扬起悲壮的歌声,为民族自由作文字宣传。等到后来重译者如胡适、胡寄尘与柳无忌的时候,“哀希腊”诗已失去其民族革命的意义,只是一部文学珍品而已。明白了这点背景,我们率先介绍苏曼殊的译文,然后以其他各家的本子相互参证对比,而作一总结。

在翻译“哀希腊”时,苏曼殊面对一个所有译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以中文诗的格律,来翻译这篇每首六行、每行四音步的英文原诗。他所采取的五言诗体,比起在他以前梁启超所用的曲调与马君武的自由式七言体诗,也许最为适合。以中文五言译英诗四音步,一行对一行,尚不难安排,但从六行英诗,译成八行中文诗,却需要巧妙地截长补短,尤其需要填衬得当,以安置多出的两行中文诗。在这方面,原诗的内容与写法,可能影响译诗的成功与失败。现在且就拜伦原诗与苏曼殊译诗,作一分析性的比较。以第一首为例,明显地第三行“情文何斐亶”与第六行“陵夷不自葆”是译者增加的,但相当自然配合,并无牵强不妥处。第二首译诗的手法却完全不同,把原诗第一行“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分作两行“宰词与谛词,词人之所生”;又把原诗第二行“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译为中诗的三、四行:“壮士弹坎侯,静女揄鸣箏,”加上“弹”与“揄”两个动词,使诗句显得活跃。这样,此后的四行诗,就可以一行译一行,虽译时略为自由,但意义确切而文字流畅。第三首与第一首相同,增加“独立向谁语”与“与此长终古”(译文第六、八行),也是就理成章。第四首开始时以六行中文照译六行英文如下。

名王踞岩石,
雄视迤逦滨。
船师列千艘,

A king sate ou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er sea-born Salamis;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率土皆其民。	And men in nations; —all were his!
晨朝大点兵，	He goune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至暮无复存。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

翻译相当成功。其中在“王”前加“名”，以“踞”译“坐”(Sate)，并改“Which Looks o'er”为“(名王)雄视”，则事实上胜于原作。不幸的，最后“画蛇添足”的七八行“一为亡国哀，泪下何纷纷？”，非但缺乏创造性，而且在填衬时露出误解原文意义的痕迹。〔24〕另外可以批评的地方，如第七首原诗只有半行的“*Our fathers bled*”（第二行后半行），在译诗内增为“尚念我先人，因兹糜血肉”二行，则是一个拖长原作的例子。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如第九首中“我血胜豨豚”（第四行），第十一首中“力能绝天维”（第六行），第十四首中“缝刃藏戩心”（第三行），均为添加之句，与原诗不尽妥洽。但是同一诗（第十四首）的后四行：

骄似突厥军，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酷如罗甸虏，	
尔盾虽彭亨，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击碎如破瓦。	

虽然译出的只是原作的二行，却改造得有如天衣无缝。其他可歌的好句亦甚多，如下面的例子：

而我独行谿，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我无面目。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我为希人羞，	For Greeks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我为希腊哭	
（第六首）	

今兹丁未造，	Oh! that the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安得君如斯，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束民如连锁，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岂惠民崩离？	
（第十二首）	

至于第十五与十六二诗，译得尤为精彩，辞句婉转而铿锵，表达了原诗慷慨愤激的情绪，充份做到了译事的信、达、雅三者，现在照录如下：

注满杯中酒，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榭下舞婆娑。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国耻弃如遗，	
靓妆犹娥娥。〔25〕	

〔24〕、苏曼殊在此处因不明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事实，在添加的二句中弄错了。按萨拉米(Salamis, 爱琴海内一小岛)之役，希腊人以少数士卒，战败波斯王Xerxes所率领的波斯侵略海、陆军，为希腊光荣历史之一章。踞在岩石上的名王即Xerxes，“至暮无复存”的系波斯侵略军队。作为希腊人，对此应当高歌欢舞，不是为亡国哀而泪下纷纷。

〔25〕、译文三、四行，原诗所无，系为凑足行数而添加，但尚自然、恰当，不能视为违背背信的条件。

明眸复善睐
一顾光斐离。
好乳乳奴子，
使我涕滂沱。
(第十五首)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my own the burning teardrop laves,
To think such breasts must suckle slaves,

我立须宁峡，
旁皇云石埭。
独有海中潮，
伴我声悲嘶。
愿为翔天鹤，
至死鸣且飞。
碎彼娑明杯，
碎岂安延杯。
(第十六首)

Place me on Sunium's marbled steep,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 swan-like, 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haves shall never be mine—
Dash down yon cup of Samian wine!

关于“雅，”如用字与措词，苏曼殊的译诗可能胜于拜伦原作。拜伦的诗歌产量丰富，〔26〕下笔神速，文字流畅、自然，但因为并不讲求修辞，写得太快，偶而不免有败笔。此篇“哀希腊”是他的杰作，有动人的内容，奔放的情绪，但并不以“雅”见长，译时亦不必于此苛求。至于苏曼殊的译诗，因为当时（1909年春）曾与章太炎、黄侃同居，很可能受到这两位国学大师的影响，〔27〕因此在用字方面力求古雅，如“斐离”（文采貌），“陵夷”（颓替），“酴醾”（酒名，酴湖之水可酿酒），“天维”（天纲），“彭亨”（骄满貌），“葱”（树阴），“娑离”（“离娑”古之明目者）等，但亦并不费解。唯有第一首“茶辐思灵保”句，尤其“茶辐”一辞，遍查字典与词源而不得，无法究其意义，直至最后以译诗与原文逐字逐句对照，始恍然大悟，原来“茶”为Delos的译音，“辐”为Phoebus的译音，而所以一时不易发现，是因为苏曼殊把这两个英文字读音改变了：“De”与“茶”相差颇远，而此处的“Phoe”读“飞”（fi），不是“辐”（fo）。诗中其他人名的译音，因为字数的限制，不完全依照原文，但是不难识别的。

我们对于苏曼殊“哀希腊”诗的评价，虽有若干保留，一般说来，是相当肯定的。现在，转过来把他的译作与在他以前的二家译本，作一概括性的比较。最早注意到拜伦那篇名著，并译出诗两首与断句若干以插入他所撰的传奇内，是《新小说》编者梁启超（1874—1929）。这位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维新人物，除了他的多种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等著作外，也曾撰写小说传奇五种，其中《新中国未来记》（1902）为中文作品中最初提到“哀希腊”诗。话说当年有一位宪政党的创始者，“讳克强字毅伯的黄先生”，〔28〕与他的朋友李去病，在青年时同去英国留学，入恶斯佛（Oxford）大学，后来黄君转去德

〔26〕、拜伦（1788—1824）死时36岁，较苏曼殊（1884—1918）仅多活二年。

〔27〕甚至有章、黄曾为苏曼殊译诗作修改润色的传说。

〔28〕、历史人物黄克强（1874—1916），原名轸，字杞园，一字厯午，日本留学生。1904年始改名兴，字克强。此处同名姓似为偶合。

国柏林大学,李君去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二人同行绕道俄罗斯塔火车返国。途经山海关,一路上高谈阔论,相互“驳论”个通宵。从山海关至旅顺,宿于一家西式客店,听见隔壁房间有人在唱英文歌,先唱摆伦Byron《渣阿亚》Giaour诗篇里的一段。黄君道:“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29〕话未说完,又听见那人伴着琴声,唱道:“The Isles of Greece”,(中译)如下:

(沈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第一首)

原来唱的就是《端志安》Don Juan(《唐璜》)第三齣〔30〕第八十六章第一节,“也是他(摆伦)借着别人口气,来警醒希腊人的。”接着琴声再奏,又唱道(中译):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恐眺,难道我为奴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31〕(第三首)

至此,隔壁有人敲门,琴声、歌声便都停止了,在讨论此诗时,黄、李两位还引了诗中其他的雄壮愤激的名句,“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唱歌的“却原来是二十来岁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年。”

在这段故事中,首先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小说内引用“哀希腊”诗,是因为他觉得诗中所说的,都像针对着当时的中国。这看法,毫无疑问的,也同样影响着后来马君武与苏曼殊的翻译。至于梁启超的译诗,不论是全译的二首,或摘译的若干断句,都采用意译的办法,自由得有时不免离谱,如“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而断句中如“替希腊人汗流浹背,替希腊国泪流满面,”其中“浹背”与“满面”填衬得并无特殊效果。他“填谱选韵,”以取得音乐的功能,但也并不见好。他的译作只是一种创先的尝试。使我们佩服的,早在1902年或以前,梁启超非但已知道拜伦的《渣阿亚》与《端志安》,而且有锐利的眼光,率先以中文介绍“哀希腊”诗,虽然只有诗二首与断句五节。他所说的“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在今日看来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却有先见之明。

正如梁启超与苏曼殊可能有师生关系,苏曼殊与马君武(1880—1940)“哀希腊歌”

〔29〕、梁启超,《小说传奇五种》(饮冰室专集),(上海,1936),页44。以下所引各段,均自此书页44—46。

〔30〕、此处的“齣”字,以及译诗用的曲调,易使读者误认《唐璜》为一部戏剧。另据马君武说,“梁氏非知英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可能就是罗昌弄错的。

〔31〕在译诗后面,紧接着有:“著者案: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以中国词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小。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

全篇的第一个翻译者,是在日本东京读书时认识的朋友。〔32〕曼殊于《文学因缘》自序中,亦云“友人君武译拜伦‘哀希腊’诗,亦宛转不离原意,惟稍逊《新小说》所载二章,盖稍失粗豪耳。”马君武曾留学日本与德国,习工程,对于哲学、文学亦有兴趣,后为南社社员。在东京时他加盟于中国同盟会,参加革命工作,民国建立后历任政府要职,及大学校长,于1940年逝于桂林广西大学任内。他的著译范围甚广,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工程、科学、文学、字典等。他曾出版《君武诗集》,收入集内的“哀希腊歌”系译于乙巳年(1905),初载《新文学》杂志。〔33〕马武君的译作为七言诗体,每首行数六或十,〔34〕共有六行诗十一首,为正规,与英诗每首六行相合,其它十行诗五首,当系原作内容较复杂,自六行扩充为十行,因此不免有穿插的地方。

马君武译诗以意译为原则,不拘泥于原作的辞句,文字自然而畅达,并无翻译的拘束。他的长处是文情并茂,豪爽有气魄。他的译作颇多好诗佳句,如第三首,第十首,第十六首。他的特出的慷慨激昂的情绪,配合原文,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干处或小有改动,亦无损于整个诗篇。今举第十六首译文以为例子,可与前引苏曼殊同一首诗的译文相比较:

置身苏灵之高山,四围但见绿波环。
波声哭声两不止,一曲歌终从此死!
吁嗟乎!奴隶之国非所庸,一掷碎汝沙明钟!

其中第一行“置身,”与第五、六行的排列位置,比苏曼殊的译诗更为忠实;相反的,马译删去了“marbled”(原诗第一行)与“S Wan—Like”(第四行),而苏曼殊则译出为“云石”与“摩天鹤”。另如第三首的“闻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以及第十首的“试读先人卡母书,谁则教君今为奴?”,与拜伦原作相比,亦无逊色。但是,马君武的译诗有时不免错误失实。譬如第十三首诗内的“上有一线成海湾”(第三行),系误译原诗“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此处“Line”作“家系”,“血统”,不是“一线……海湾”;此行可直译为“存在着一个残余的氏族”。又如第九首“万枪齐举向突厥,流血死耳休来复”(第三、四行),与原诗意义〔35〕正好相反。在他的几首十行诗中,马君武颇有

〔32〕、当苏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时,梁启超曾任教大同高级班,据说曼殊为该班学生之一。曼殊于1902年卒業大同,去东京,入早稻田大学预科,此时马君武亦自中国东渡,赴日留学,二人可能即在东京认识,同为当时有志的青年革命人士。

〔33〕、此杂志未看到。现在所据的马君武译“哀希腊歌”系录自《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1965)第五册《马君武选集》。

〔34〕、每首诗内插入之“吁嗟乎”一行,不计数在内。第一首“希腊岛,希腊岛”作为二句,二行。

〔35〕、英文诗三、四行如下:“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苏曼殊译第三行为“不与突厥争,此胡本游牧,”较近原文。至于第四行“the blood of Scio's vine”则指 Scio 岛上所产之葡萄酒,以饮酒为流血(“Shed the blood”)是讽刺笔法。此二行可直译为:“把战争交给糜聚的突厥徒众,我们杂物饮仇岛的葡萄血液!”

填鸭子的倾向，如“万玉哀鸣，”“群珠乱落”(第二首)；“琴荒瑟老豪华歇”(第五首)；“一朝官社尽成墟”，“光荣忽傍夕阳没，名誉都随秋草枯”(第六首)。这些字句有传统旧诗的意味，却与原作不合。同时，马君武也故意改动原诗，如“当年政治从多数”，“国民自是国权主，纷纷暴君何足数”(第十一首)，“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第十二首)，以宣扬当时革命志士的政治主张，最后所引二句更是十分露骨。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说，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生、西方文化传播者〔36〕马君武，不失为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但是他译“哀希腊歌”时重“达”而薄“信”，有时不免草率，甚至篡改原作，以表达他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

在马君武、苏曼殊之后，当统治华夏的“异族暴君”已被推翻，中华民国亦已建立时，拜轮在中国的影响并未消失，在1910与1920年代，陆续出现了胡适(1891—1962)与胡寄尘(1886—1938)的二种“哀希腊”译本，还有柳无忌(1907—)未发表的译本，证明它是西洋诗中最受欢迎的一篇。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提倡白话文学驰名中外，后来当过大学教授、校长，政府官员，如马君武一样。在人文科学方面，他的著作丰富，包括《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此二书均未完成，仅有上卷)，与最早的新诗《尝试集》(1920)。他的“哀希腊歌”刊于《尝试集》的附录“去国集”，是胡适早期的作品(1914)，〔37〕不用白话，而以骚体译出。比起马君武与苏曼殊，胡适有三个有利条件：(1)他手头有马、苏二家译文，可供参考；(2)他当时在美国留学，英文根基与对于英国文学的认识，深于以前的几位译者；(3)他译诗时虽如他们一样，同为二十几岁的青年，〔38〕但当时民国已成立，新文化运动不久即将开展，而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更大的兴趣与了解。就是如此，胡适似为梁启超“《端志安》第三韵”中的“韵”字所误，在其“哀希腊歌”序中，一则曰：“此歌凡十六章，见裴伦所著长剧《唐浑》Don Juan中，”又曰：“《唐浑》一剧，读者今已甚寡。”〔39〕胡适本人，并非“今已甚寡”的《唐浑》读者，因此他不知道这部拜轮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不是“长剧”。

对于马君武、苏曼殊两家译本，胡适批评着：“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40〕他重译“哀希腊”诗，在“三年(1914)二月一夜，以四小时之力，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始成此本。”〔41〕虽然避免了“讹”与“晦”的弊病，善译者如胡适却犯上另一个基本的错误：以屈原的骚体来译拜轮的六行诗体。骚体有其好处，每首诗可不拘行数与字数，较为自由；而在分行方面，〔42〕胡适的办法也

〔36〕、马君武曾翻译三大部西文巨著：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卢骚的《民约论》，赫克尔的《一元哲学》。

〔37〕、据胡适“哀希腊歌”序(作于1916年)，载《尝试集》(上海，1923年，5版)，页136。

〔38〕、梁启超生于1873，当1902年撰写《新中国未来记》时，未满30岁。马君武译诗时25岁(1880—1905)；苏曼殊24岁(1884—1908)；胡适23岁(1891—1914)。

〔39〕、《尝试集》，页133—134。

〔40〕、全上，页135—136。

〔41〕、全上，页136。

〔42〕、胡适“哀希腊歌”每首六行、八行不等，计六行诗5首，八行诗11首。

比马君武的较为妥当。〔43〕可是，骚体却给胡适的译诗带来一个致命伤：骚体诗每行之末的“兮”字，在古代楚国诗歌中可能发生断句作用，但在二十世纪今日的译诗中仍然是“兮”、“兮”不休，看上去不痛快，读时更念不上口。这种仿骚体的译诗，正好犯上了胡适后来(1917)在“文学改良争议”中所攻击的“摹仿古人”的弊病。如他自己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而他本人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用二千数百年前的“死”诗体，来译十九世纪的英文诗，这道理实在说不过去。〔44〕另外一个考虑，在拜伦诗中“哀希腊”的歌者是一位希腊人，虽然他抱有亡国的悲愤，“其词至慷慨哀怨”，〔45〕但事实上诗中情绪是“慷慨”甚于“哀怨”，其“雄壮愤激，叫人读来精神百倍。”〔46〕这一点，胡适的“哀希腊歌”没有做到。相反的，他为骚体所误，在译文中添加一些为原诗所无的“牢骚”的字句，如“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第一首)，“悠悠兮，我何所思”(第二首)，“哀时词客”(第三首)，“琴荒瑟老，臣精竭兮”(第五首)，“我欲诉天閻兮”(第七首)，“我抚昔而涕淋漓兮”(第十二首)，“且行吟以悲啸兮”(第十六首)。这些例子，给读者一些错觉，以为“哀希腊”作者是一个嗟叹迟暮的行吟诗人，如公元四、三世纪前的中国屈原一般，而忘却他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拜伦，他写此诗的主要目的，是在激动希腊人的爱国热情，为自由独立而奋斗。胡适批评马君武译诗“失之讹”，但有时亦不吝沿袭马译辞句，如第三首与第八首，今举第八首以见一般：

沈沈希腊，犹无声兮；

惟闻鬼语，作潮鸣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虽死，终阴相尔兮！”

呜咽兮鬼歌，

生者之瘖兮奈鬼何！

(胡适)

不闻希腊生人声，

但闻鬼啸作潮鸣。

鬼曰生者一人起，

我曹虽死犹助汝。

吁嗟乎！希腊人之口尽瘖，

鬼声相答海天阴。

(马君武)

它如第三首的“马拉顿后”，“马拉顿前”，“犹梦希腊终自主也”，与第五首的“琴荒瑟老”，都沿袭马君武译文。其中把马译“琴荒瑟老豪华歌”改为“荒琴瑟老，臣精竭兮。”反而不高明，也並不见得较近原作。〔47〕但是，大致说来，胡适的译诗却能做到不讹不晦的地步，有时改造得亦为恰当，如下面的一首

悠悠兮，我何所思？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荷马兮阿难。

〔43〕、胡适的译诗，凡不能以六行译原诗六行者，均伸长为八行，比马君武译诗的十行，较为简短而易处置；另一便利，骚体可以或长或短，不拘字数，在押韵方面，也较为自由。

〔44〕、这道理，胡适后来在提倡活文学时，也已觉悟了。

〔45〕、胡适《尝试集》，页134。

〔46〕、梁启超，《小说传奇五种》，页45。

〔47〕、原诗：“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胡适译文：“古诗人兮，高且洁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慷慨兮歌英雄，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缠绵兮叙幽欢。〔48〕	
享盛名于万代兮，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独岑寂于斯土；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何此邦之无语。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第二首)

有了马、苏、胡三家的“哀希腊”诗，其他的翻译似乎多涂。后来译者唯一的动机，只可说是由于拜伦原诗的动人心弦，而情不自己地再来效颦一翻。于是，同在1923—1924年，又有胡寄尘与柳无忌的两种中译本，〔49〕在此略加叙述的寄尘(名怀琛)是名汉学家胡朴安的弟弟，与柳亚子友善，同为南社中坚人物；寄尘与子道静，亦同为上海通志馆编纂。胡寄尘本人是一位著述丰富的作家，出版有关中国文学书籍十余种，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歌、诗学、小说、新文学与文学史。在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胡寄尘曾撰“尝试集批评”与“尝试集正谬”二文，引起一场论战，参加者十余人，有文二十余篇，都编入《尝试集批评与讨论》(1921)书中。可是，在批评《尝试集》白话诗时，胡寄尘没有注意到集内“附录”的“哀希腊歌。”至于胡寄尘后来翻译的“摆伦哀希腊诗”，据他在前言所称，与前三本均有不同，“短长得失，余亦未敢知。”〔50〕诗的形式方面，胡寄尘如苏曼殊一般，用五言古体，每首八行，有韵；译笔平易通畅，比苏译有进步。内容方面，因系后译，有少数地方采用前人译作的辞句，用苏曼殊句子的，有“繁华不自惜”(第二首)，“率土皆其民”(第四首)，“今兹丁未运(苏译作“造”)(第十二首)等；从胡适译诗变化出来的，有“试听箫鼓喧，且赴贝凯舞”(第九首)；略同马君武的，有“海湾横一线”(第十三首)。不幸的，在此二处，胡适与马君武的译文都有错误，〔51〕以致以误传误未得改正。另外，译诗第一首删去原诗有关希腊女诗人 Sappho 的一行，不知何故；第十五首“慨汝饱食奴”句意义不明，容或有误，均为美中不足。

胡寄尘译“摆伦哀希腊诗”时，年已三十七，比其他四人(连梁启超在内)译诗时的年已为大；相反的，我翻译此诗时仅十六、七岁，中、英文程度都很低浅，但是动机是值得提

〔48〕、古代希腊作家，以英雄史诗闻名的荷马 Homer，生于爱琴海的 Scio 岛；写作抒情诗的阿难克里昂 Anacreon，生于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 Teos 城。此处虽为意译，颇能达意，并无不妥。

〔49〕、根据胡寄尘“摆伦哀希腊诗”前言，此诗的翻译，始于1923年6月，至1924年1月，“凡七阅月而始脱稿。”见《胡怀琛诗歌丛稿》(上海，1926)，页125。柳无忌于1923年暑假，译出“哀希腊”诗，1924年7月修订完成，作后记。

〔50〕、《胡怀琛诗歌丛稿》，页125。

〔51〕、马君武“上有一线成海湾”的误译，已于上面论马君武译诗时指出。至于胡适的错误，在于以原文“Bacchanal”字作为“贝凯之舞”。按“Bacchanal”源于罗马酒神 Bacchus (亦即希腊之 Dionysus)，系指狂欢作乐之酒徒；他们可能在酒后狂欢起舞，但并非“贝凯之舞”。至于“门外之箫鼓，”为胡适意添入，不见英文原诗。

的。关于此点，在译诗的后记(一三(1924)，七，一三于梨花村)我这样写着：

近今新诗作者，如云而起，尽多萎靡不振的诗；但是关于有革命思想的作品，反不易寻觅。就拿拜伦此诗来讲，旧文坛上已有完完全全的三家译本，〔52〕而于应当鼓吹革命的新文学，反一种译本也没有，这是何等样可恨的事情呢！拜伦是革命诗人，尤其于此诗内流露出他底革命热诚，虽则他是帝国的人民，但他却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他愿意帮助弱小的民族——希腊人——而为之奋斗。在此诗内他甚至于愿意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暴君，领着他底人民，去脱离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这十六章诗，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体，就是他生平著作的代表。他此诗是这样的伟大，所以我觉得有译为新诗的必要，但是同时我亦觉得有力不胜任的恐怖。我底英文文学识极薄弱，于新诗又不多研究，所以我虽竭我底力，很精审地译了几夜，方始成功，然而总有许多谬误的地方，免不了识者底指摘。〔53〕

我这个第六本“哀希腊”诗(包括梁启超的节译本)，与众不同的，系采取直译法，用白话文译出，以忠实于英文原作为最终目的，但如在“后记”所云：“遇有汉英不能互合的地方，我也不免用意译来达意。”事实上，这些意译的地方并不多，也有一、二处误译，在后来修订的稿本上却都改正了。在译“哀希腊”时我并未读过拜伦的其他诗篇，唯一的“烟士披里纯”，得自苏曼殊的译诗，更因此引起后来(1926—27)我随着父亲所做的“苏曼殊研究。”当时，新诗运动正在开展，年轻的我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蔑视所谓“矫揉造作”的旧诗，以为凡是用传统形式所写的诗，都犯上这个毛病。时至今日，多读了一些中、英诗，我对于诗的看法较为成熟，而此次重读苏曼殊的“哀希腊”诗，我的批评更为现实。

总结说来，翻译诗歌，如梁启超所说，为“难中之难。”以中文译英诗，因传统中文诗体每行字少，有时需要增加行数，以表达原作的内容，如拜伦此诗每首只有六行，而各家译本每首有六行、八行、以至十行。这几种译诗(我的白话诗除外)，都试用韵，但未能与原诗的韵脚相合。马君武与胡适所用的诗体，在押韵方面可略为随便，而苏曼殊与胡寄尘的五言古体，其韵脚有固定的位置，有时不易安排。至于各家译诗〔54〕的方法与品质：胡适的译文最为正确，但亦不无可以商量的地方；马君武有时误译或随意删改原

〔52〕、当时不知道另有胡寄尘译文。

〔53〕、此篇“后记”，我的译诗的初稿(与现在的修订本，稍有不同)，以及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的译诗，都是1924年夏天父亲为我亲自抄录在一册薄薄的练习簿上(前面亦有我写的英文原诗)。事隔六十年，而现仍保存无恙，为一奇迹(经过了六十年来的战争与迁移)，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纪念物。至于所引此段文字，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产物，有不妥处，仍照录未改，以存真。

〔54〕、梁启超的译文不多，无法为之评论。

诗，不足为法。但他的诗句有情感与活力，足以表达拜伦原诗的精神；苏曼殊诗中的晦涩处并不多，无损于整个诗篇，亦不能掩盖他的许多可圈可点的佳句；胡寄尘的译本虽后来而未能居上；柳无忌的翻译忠实而近原作，是白话诗体的长处。比较说来，在诗的形式整齐，字句的简练紧凑，以及整个的艺术效果——中国旧诗的一些优点——苏曼殊的“哀希腊”诗似乎胜过其他各家译本，不失为一篇文学名著。虽然他只是彗星一般出现于近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介绍西方文学的成绩（“哀希腊”诗是一个显著的例子），[55]与他在编纂汉诗英译集（如《文学因缘》”与《汉英三昧集》，工作上的努力，都证明着在比较文学方面，苏曼殊的贡献，就是在今日他的百周年诞辰，非但前无古人，后亦鲜见来者。

1984年9月

[附录]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著

唱到这里，琴声便自戛然止了。李君道，哥哥你听这不是唱的摆伦 Byron 那「渣阿亚」 Giaour 的诗篇么。黄君道，正是。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象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说犹未了。只听得隔壁琴声，又悠悠扬扬的送将来。两君便不接谈，重新再听。听他唱道。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沈醉东咳）……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种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黄君道，这唱的还象是摆伦的诗呀。李君道，不错，是那「端志安」Don Juan 第三齣第八十六

[55]、另外尚有《拜伦诗选》中其他译诗，与《潮音》集内有关中西文学的译著，其中有他编辑的“英吉利闰秀诗选”。后者在最近即将有中文译本。

章第一节呀也是他借著别人口气，来警告希腊人的。只听得琴声再奏，又唱道。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如梦忆桃源) 马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远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① 黄君道，好沈痛的曲子。李君道，这是第三节了，这一章共有十六节，我们索性听他唱下去。正在倾耳再听，只听得那边琴声才响，忽然有人敲门，那唱歌的人说一声「Come in」②。单扉响处，琴声歌声便都停止了。黄君道，这是什么人呢，别的诗不唱，单唱这亡国之音，莫非是个有心人么。李君道，这诗虽属亡国之音，却是雄壮愤激，叫人读来精神百倍。他底下遂说了许多什么「祖宗神圣之琴，到我们手里头，怎便堕落。」什么「替希腊人汗流浹背替希腊国泪流满面。」什么「前代之王，虽属专制君主，还是我中国人，不象今日变做「多尔哥」蛮族的奴隶」什么「好好的同胞闺秀，他的乳汁，怎便养育出些奴隶来。」到末，末一节，还说什么「奴隶的土地，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兄弟也常时爱诵他。黄君道，这唱歌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说是中国人，为何有这种学问，却又长住这里，说是外国人，他胸中却又有有什么不平的事，好象要借这诗来发牢骚似的呢。两人正在胡猜，只听得邻房的客，已经走了，不到一会，那唱歌的主人，也关门出来，两人正要看看他是什么人物，因此相携散步出门，张望张望，恰好那人转过身来，正打一个照面，却原来是二十来岁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年。

(摘录自《小说传奇五种》页44-46)

哀 希 腊

苏曼殊译

- (1)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侈好。情文何斐亶，荼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
- (2) 宰河与涕河，词人之所生。壮士弹坎侯，静女掬鸣箏。荣华不自惜，委弃如浮萍。宗国寂无声，迺向西方鸣。

① 著者兼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空阙万不能尽如原意刻进无盛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小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

② 贯通来也

- (3) 山对摩罗东，海水在其下。希腊如可兴，我从梦中覩。波斯京观上，独立向谁语。吾生已为奴，与此长终古。
- (4) 名王踞岩石，雄视沙逆滨。船师列千艘，率土皆其民。晨朝大点兵，至暮无复存。一为亡国哀，泪下何纷纷。
- (5)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荼，拱手与他人。
- (6) 威名尽墜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土，中心亦以恶。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
- (7) 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频遯？尚念我先人，因兹糜血肉。冥冥蒿里间，三百斯巴族。但令百余一，堪造披丽谷！
- (8) 万籁一以寂，仿佛闻鬼喧。鬼声纷飏飏，幽响如流泉。生者一人起，导我避行间。槁骨徒为尔，生者默无言。
- (9) 徒劳复徒劳，我且调别曲。注满杯中酒，我血胜酃醪。不与突厥争，此胡本游牧。嗟尔俘虏余，酌酒颜何恶。
- (10) 王迹已陵夷，尚存羽衣舞。卑卢方阵法，知今在何许？此迺尔国故，糜散随尘土。伟哉法摩书，宁当詒牧圉。
- (11) 注满杯中酒，胜事日以堕。阿邨有神歌，神歌今始知。曾事波利葛，力能绝天维。雄君虽云虐，与女同本支。
- (12) 羯岛有暴君，其名弥尔底。阔达有大度，勇敢为世师。今兹丁未造，安得君如斯。束民如连锁，岂患民崩离？
- (13) 注满杯中酒，倏然怀故山。峨峨修里岩，汤汤波家湾。紧彼陀离种，族姓何斑斑。恍念希罗嘎，龙胤未凋残。
- (14) 莫信法郎克，人实诳尔者。链刃藏祸心，其王如商贾。骄似突厥军，黠如罗甸虏。尔盾虽彭亨，击碎如破瓦。
- (15) 注满杯中酒，榭下舞婆娑。国耻弃如遗，靓妆犹娥娥。明眸复善睐，一顾光婁离。好乳乳奴子，使我涕滂沱。
- (16) 我立须宁峽，旁皇云石梯。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怀。

——录自《拜伦诗选》

哀 希 腊 歌

马君武译

此诗共十六章，梁启超曾译其二章于新小说，梁氏非知英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予以乙巳冬归沪一省慈母，雪深风急，茅屋一椽，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遂译，迄尽全章。呜呼！裴伦哀希腊，吾今方自哀之不暇尔。

(1)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

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

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销歇剩斜阳。

- (2) 莫说先、佃二族事，繁华一夕尽销沉。万玉哀鸣侠子瑟，群珠乱落美人琴，
迤南海岸尚纵横，应愧於今玷盛名。侠子美人生聚地，悄然万籁尽无声。吁嗟乎！
琴声摇曳向西去，昔年福岛今何处？
- (3)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拉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
间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 (4) 有玉危坐石岩倚，临深远望沙拉米。海舶千艘纷如蚁，此国之民彼之子。吁嗟乎！
白日已没夜已深，希腊之民无处寻。
- (5) 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但余海岸似当年，海岸沈沈亦无语。
多少英雄古代诗，至今传诵泪犹垂。琴荒瑟老豪华歇，当是英雄气尽时。吁嗟乎！
欲作神圣希腊歌，才薄其奈希腊何！
- (6) 一朝宫社尽成墟，可怜国种送为奴。光荣忽傍夕阳没，名誉都随秋草枯。
岂无国士生列岛，追念夙昔伤怀抱。我今漂泊一诗人，对此犹惭死不早。吁嗟乎！
我为希腊几嘞噓，我为希腊一痛哭。
- (7) 止哭收泪挺身起，念汝高酋流血死！不信赫赫斯巴达，今日无一忠义士。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退某倍黎草离离。
- (8) 不闻希腊生人声，但闻鬼声作潮鸣。鬼曰生者一人起，我曹虽死犹助汝。吁嗟乎！
希腊之人口尽瘠，鬼声相答海天阴。
- (9) 叩弦为君歌一曲，沙明之酒盈杯绿。万钺齐举向突厥，流血死耳休来复。吁嗟乎！
愿君侧耳听我歌，君不应兮奈君何！
- (10) 君今能作霹雳舞，霹雳军阵在何处？舞仪军式两有名，军式已亡舞仪存。吁嗟乎！
试读先人卡母书，谁则教君今为奴？
- (11) 且酌沙明盈酒盃，恼人时事不须提。当年政治从多数，为忆阿明克朗诗。吁嗟乎！
国民自是国权主，纷纷暴君何足数。
- (12) 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吁嗟乎！
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
- (13) 劝君莫放酒杯干，白卡之岸苏里岩。上有一线成海湾，斗李之母生其间。吁嗟乎！
其间或布自由种，谁实获之希腊统。
- (14) 劝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托。佛郎克族有一玉，狡童心深不可测。
可托惟有希腊军，可托惟有希腊刀。劝君信此勿复疑，自由托人终徒劳。吁嗟乎！
突厥之暴佛郎奴，希腊分裂苦不早。
- (15) 沙明之酒千钟注，天女联翩齐起舞。眼波如水光盈盈，但将光线射倾城。吁嗟乎！
为奴之民孰顾汝，我窃思之泪如雨。
- (16) 置身苏灵之高山，四围但见绿波环。波声哭声两不止，一曲歌终从此死！吁嗟乎！
奴隶之国非所庸，一掷碎汝沙明钟！

——录自“君武诗集”页13-22(《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5册)

哀 希 腊 歌

胡 适 译

The Isles of Greece

序

英国诗人裴伦所著。裴伦 George Gordon Byron 生于西历一七八八年，死于一八二四年。死时才三十六岁，而著作等身，诗名盖世，亦近代文学史上—怪杰也。其平生行事详诸家专传，不复述。

此歌凡十六章，见裴伦所著长剧「唐浑」Don Juan 中。记为希腊诗人吊古伤今之辞，以激励希人爱国之心。其词至慷慨哀怨。「唐浑」一剧，读者今已甚寡。独此诗传诵天下。当希腊独立之师之兴也，裴伦耻其仅以文字鼓舞希人，遂毁家助饷。渡海投独立军自効。未及与战而死。巴尔干半岛之人，至今追思之不衰。今希腊已久脱突厥之羁绊。近年以来，尤能自振拔，为近东大国。虽其文明武功或犹未逮当日斯巴达雅典之盛，然裴伦梦想中独立自主之希腊，则已久成事实。惜当年慷慨从军之诗人，不及生见之耳。

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惟任公仅译一三两章。其后马君武译其全文，刊于「新文学」中。后苏曼殊复以五言古诗译之。民国二年，吾友张耘来美洲留学，携有马苏两家译本。余因得尽读之。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此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当时余许张君为重译此诗。久而未能践诺。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时之力，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始成此本。更为之注释，以便读者。盖诗中屡用史事，非注，不易领会也。

裴伦在英国文学上，仅可称第二流人物。然其在异国之诗名，有时竟在萧士比弥儿敦之上。此不独文以人传也。盖裴伦为诗，富于情性气魄，而铸词炼句，颇失之粗豪。其在原文，疵瑕易见。而一经翻译，则其词句小疵，往往为其深情奇气所掩，读者仅见其所长，而不觉其所短矣。裴伦诗名之及于世界，此亦其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 (1)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泳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 (2)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马兮阿难。慷慨兮歌英雄，缠绵兮叙幽欢。享盛名於万代兮，独岑寂於斯土。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何此邦之无语。
- (3) 马拉顿后兮山高，马拉顿前兮海号。哀时词客独来游兮，犹梦希腊终自主也；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吾安能奴僂以终古也！
- (4) 彼高崖何巉岩兮，俯视沙拉米之滨；有名王尝踞坐其巔兮，临大海而点兵。千樯兮照海，列舰兮百里。朝点兵兮，何纷纷兮，日之入兮，无复存兮！

- (5) 往烈兮难追；故国兮，汝魂何之？侠子之歌，久销歇兮，英雄之血，难再热兮，古诗人兮，高且洁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 (6) 虽举族兮奴虏兮，岂无遗风之犹在？吾慷慨以悲歌兮，耿忧国之魄磊。吾惟余赧颜为希人羞兮，吾惟有泪为希腊洒。
- (7) 从愧赧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计拙；独不念我先人兮，为自由而流血？吾欲诉天阍兮，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尚令百一存兮，以再造我瘦马披离之关兮！
- (8) 沈沈希腊，犹无声兮；惟闻鬼语，作潮鸣兮。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吾曹虽死，终阴相尔兮！”呜咽兮鬼歌，生者之瘡兮奈鬼何！
- (9) 吾哓哓兮终徒然！已矣兮何言！且为君兮弹别曲，注美酒兮盈尊！姑坐视突厥之跋扈兮，听其宰割吾胞与兮，君不闻门外之箫鼓兮，且赴此贝凯之舞兮！
- (10) 汝犹能霹雳之舞兮，霹雳之阵今何许兮？舞之靡靡犹不可忘兮，奈何独忘阵之堂堂兮？独不念先人佉摩之书兮，宁以遗汝庸奴兮？
- (11) 怀古兮徒烦冤，注美酒兮盈尊！一醉兮百忧泯！阿难辞兮歌有神。阿难益代诗人兮，信尝事暴君兮；虽暴君兮，犹吾同种之人兮。
- (12) 吾所思兮，米尔低兮，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吾抚昔而涕淋漓兮，遗风谁其嗣昌？诚能再造我家邦兮，虽暴主其何伤？
- (13) 注美酒兮盈杯，悠悠兮吾怀！汤汤兮白阶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吾陀离之民兮，实肇生於其间；或犹有自由之种兮，历百劫而不残。
- (14) 法兰之人，乌可托兮，其王贪狡，不可度兮。所可托兮，希腊之刀；所可任兮，希腊之豪。突厥僇兮，拉丁狡兮，虽吾盾之坚兮，吾何以自全兮？
- (15) 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眼波兮盈盈，一顾兮倾城；对彼美兮，泪下不能已兮；子兮子兮，胡为生儿为奴婢兮！
- (16) 置我于须宁之岩兮，狎波涛而为伍；且行吟以悲啸兮，惟潮声与对话；如鸿鹄之逍遥兮，将於是焉老死；奴隶之国非吾土兮，一碎此杯以自矢！

——录自《尝试集》页133-149

摆伦哀希腊诗

胡怀琛译

摆伦哀希腊诗，前已有三种译本：一马君武，二苏曼殊，三胡适之。三本各有长短，未可一例论也。民国十二年，余复取原文重译一遍，而与前三本均有不同。短长得失，余亦未敢知，读者与原文对照，自当知之。余于原文一字一句，皆斟酌再三，力求不失原意；译成之后，又屡易稿，自民国十二年六月，至十三年一月，凡七个月而始脱稿。读者于此，亦可知译事之不易矣。

其一

美哉希斯岛！诗人之故乡。武功与文治，二者皆所长。羲和与望舒，天神诞此帮；而今夏日永，荒荒空斜阳。

其二

美哉洗与佃！艺术之仙都。悲笳哀壮士；锦瑟弹名姝。繁华不自惜，弃之敝屣如。宗邦苦沈寂，文运已西徂。

其三

高山瞰平原，平原瞰大海。美哉马拉纳，形胜依然在！行吟吾至此，犹复梦当初。忆彼波斯家，宁甘身为奴？

其四

雄主据高台，俯视沙海滨；军舰几千艘；士卒亿万人。四境皆其土；率土皆其民。凌晨尚三鼓，日暮无复存。

其五

何处是透黎？何处是故城？壮士悲歌歇，海滨何复清！七玄入神妙，夙昔有令名；而今胡笳戾，按拍不成声。

其六

威名一旦堕，举国为人奴。慷慨爱国士，掩面一长吁。嗟我行吟客，何以报故都？愧恨两相并，一汗一滴珠。

其七

汝胡徒痛苦？汝胡长蒙耻？岂不念汝祖，为国流血死？当年斯巴达，三百忠义士；但令百存一，能建新披里。

其八

万籁静无声，惟闻群虎号；虎声作人语，幽壮如寒潮。若曰谁奋起，吾当助汝曹。生人独无言，天地终寂寥。

其九

已矣复何言！器器徒自苦。为君歌别曲，满注杯中酒。让彼突厥骄，羞与游牧伍。试听箫鼓声，且忘贝凯舞。

其十

当日羽衣舞，而今依然存；当年常山连，而今不复闻。民风日已靡；王业日以涸，堂堂佉摩书，胡遗汝懦人。

其十一

满注杯中酒，国事勿复论。且谈阿难诗，举世无比伦。阿难事暴主，未必辱其身；暴主虽云暴，犹是同种人。

其十二

古昔有暴君，奋勇世无比。我独慕斯人，名曰米尔底。今兹丁末运，谁复能如此？力能维纷崩，虽暴吾亦喜。

其十三

巍巍苏里岩；悠悠般家岸。把酒此登临，海湾横一线。当年陀梨族，曾是此邦产；或有自由种，竟开花灿烂。

其十四

莫信法兰克，其王如商民。仗汝自家剑，信汝自家入。试看突厥骄，与彼拉丁猾；纵汝兵盾坚，抵抗无余力。

其十五

满上杯中酒，酣舞深林下。明眸闪若漆，处女何妖冶！而我对美人，忧心独难写。慨汝饱食奴，热泪长如泻。

其十六

独立修宁峡，岩石何峥嵘。空听凄厉潮，伴我痛哭声。高举学鸿鹄，长歌终吾生。奴国何足恋，一掷倾沙明。

（录自《胡怀琛诗歌丛稿》页125-129）

希腊的群岛

柳无忌译

希腊的群岛，希腊的群岛！
那里热情的莎托爱着歌着，
那里扬起战争与和平的艺术，——
那里涌现了迪罗，生长着飞勃！
永恒的盛夏仍旧照耀群岛，
但是，除了太阳外，万般都已销歇。

佛、佃两地的文艺女神，
英雄的笠篋，美人的琵琶，
他们享受的盛名，你们的海岸拒绝了；
他们生长的地方独自沉寂，
当歌声从远处回响，
远于你们祖先底福岛的西方。

群山遥临马拉桑——
马拉桑俯眺大海；
独自在那儿沉思一个时辰，
我梦着希腊还能自由；
因为，站在波斯人的冢墓上，
我不能相像我就是奴隶。

国王高踞石岩之崖，
俯视大海孕育的沙拉米；
船舶千艘罗为其下，
列国的士卒无数；——这一切都是他的！
他在黎明点着兵，数着兵舰——
但是，太阳落下了，他们还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呢？我的国家，
你在那里呢？在沉寂的岸上，
英雄的歌声已不成音调，
英雄的情怀不再奋发！
你那只永久神圣的宝琴，
一定要在我的手里堕落吗？

昔日的盛名从此消失，
我们的民族为铁锁束缚——
就是如此，我也得为爱国而羞惭，
就在歌唱时，我也得红涨着脸；
因为，再有什么留给诗人呢？
为希腊人而赧颜——为希腊而流涕。

我们徒然为往日的幸福而流涕？
只是徒然赧颜？——我们的祖先流血死了。
大地！请从你的胸怀中回给
我们斯巴达的一些残余的死者！
只要在三百人中有三人生还，
就可以造成新的舍芒披里！

仍旧静默？万物都静默吗？
唉！不是——听着死者的声音
有如远处的怒涛奔腾，
回答道，“让一个活着的人，
只要一个起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但是那些活着的人，他们瘖然无声。

徒然——徒然了：弹着别的曲调吧！
在杯中注满了沙明的美酒！
把战争交给庸聚的突厥徒众，
我们来畅饮侏岛的葡萄血液！
听呀，响应这无耻的呼声——
多么兴高采烈是每个勇敢的酒徒！

你们还跳着昆卢的舞蹈；
可是昆卢的阵法那里去了？
这两个祖先的遗训，为什么
你们忘却了那高尚和勇敢的一个？
你们有卡特墨斯所造的文字——
试想着，那些是用来教给奴隶的吗？

在杯中注满了沙明的美酒！
我们不要想起那些事情了！
美酒使阿难克朗的诗歌神圣；
他服事——服事着波利葛腊梯——
一个专制的君主；但是我们的主人，
在那个时候，毕竟还是我们的同胞！

屈松宜的极权的统治者，
他是自由底最好的、最勇敢的良友，
那个暴君就是密尔它哀底！
唉！但愿在此时此刻，
再出现一个这样的君主，
像锁链般连系他的人民！

在杯中注满了沙明的美酒！
在梭梨的石岩上，涯茄的海岸傍，
存在着一个残余的氏族，
为塗立克的母亲所生；

那里或者曾播下一些种子，
有着汉拉克里斯的血统。

不要将自由让给法兰克人——
他们有一个国王是买空卖空。
希腊的宝刀，希腊的兵士，
只有在那儿滋长着勇敢的希望；
但是突厥的强暴，拉丁的欺骗，
将要破碎你们的坚大的甲盾。

在杯中注满了沙明的美酒！
我们的少女在树荫下舞蹈——
我看见她们底光亮的漆睛闪耀；
但是凝视每个明媚的女郎，
我的眼睛给燃烧的泪点润湿。
试想着，这乳房定要哺乳奴婢了。
请置我在苏宁的云石崖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我与波浪，
会听见我们的悲咽相互激荡；
那里，让我象天鹅般歌唱着死去；
奴隶之邦决不是我居住的地方——
来呀，掷碎了那盏沙明的酒杯！

上面十六章诗，是英吉利革命诗人拜伦最著名的作品。它底汉译本子，照我所知道的，是有在潮音上苏曼殊译的五言古诗，新文学上马君武译的七言古诗，尝试集上胡适之译的离骚体，同着新小说上梁启超译的两章曲子。这十六章诗在中国文学界上，早已佔着一个重大的位置；汉译有如此之多，而且都由名人译着，那真是空前绝后的伟举了！但是那些汉译的本子，都有不能十分满意的地方。胡君批评苏马两本说，“君武失之讹，

而曼殊失之晦；沈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苏诗因太偏向于旧诗方面，矫揉造作过甚，所以不免失之晦涩。马诗因当鼓吹民主革命，对于原作本意，颇多改窜处。如第十一章上“国民自是国权主，纷纷暴君何足数。”第十二章上“本族暴君罪当深，异族暴君今如何。”都和原文截然不同，所以胡适要说他失之谬误了。胡诗既评鹭二人，自己当然能免此二弊；但此译在胡适提倡新诗以前，故摹仿骚体，仅能于旧文坛上立足。梁译未全姑不具论。

近今新诗作者，如云而起，尽多委靡不振的诗；但是关于有革命思想的作品，反不易寻觅。就拿拜伦此诗来讲，旧文坛上已有完完全全的三家译本，而于应当鼓吹革命的新文学，反一种译本也没有，这是何等样可恨的事情呢！拜伦是革命诗人，尤其于此诗内流露出他底革命热诚。虽则他是帝国的人民，但他却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他愿意帮助弱小的民族，——希腊人——而为之奋斗。在此诗内他甚至于愿意有一个统治全岛的暴君，领着他底人民，去脱离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这十六章诗，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体，就是他生平著作的代表。他此诗是这样的伟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为新诗的的必要，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有力不胜任的恐怖。我底英文学识极薄弱，于新诗又不多研究；所以我虽竭我底力，很精审地译了几夜，方始成功，然而总有许多谬误的地方，免不了识者底指摘。但是我已将我底心血交付在此诗了，我是不能更美善的了！我希望有几位新诗家把此诗重译过，在新文坛上占一个位置。讲到译法，我是采取直译；但遇有汉英不能互合的地方，我也不免用意译来达意。末了要说的，就是我译此诗的时候，是用苏胡马三本做参考的。我译此诗时，是在去年夏日，到现今也有一年多了。

柳无忌

一三，七，一三，于梨花村。

《希腊的群岛》注释

- 1、莎妲 Sappho，古代希腊女诗人，在西历纪元前六百年，以写作爱情诗闻名。据传说，她曾热爱一美男子，遭拒绝，遂投海自尽。
- 2、迪罗 Delos，爱琴海中小岛。希腊神话，迪罗为一浮岛，后由天神宙斯 Zeus（或云海神波西顿 Poseidon）系于海底，为日神飞勃居住之地。或云，宙斯之孿生子女，日神与月神，均生长于迪罗，因此胡适认为“此（迪罗）与日神（飞勃）并举，当指月神也。”似亦可信。今迪罗岛上仍有日神（亚普罗，Appollo）庙之古迹。
- 3、飞勃 Phoebus，希腊神话中之日神，即后代（罗马）神话中之亚普罗。
- 4、优 Scio（Scian为形容词），亦作 Chios 为爱琴海东南一岛屿，邻近小亚细亚之西海岸。古希腊时，为史诗作者聚居之地，自称荷马 Homer 后人。此处指荷马。
- 5、阿 Teos（Tean为形容词）为小亚细亚邻近爱琴海一小城，係阿难克朗 Anacreon 诞生之地，此处即指阿氏。胡适注：“荷马之诗歌英雄，阿难之诗叙儿女，实开二大诗派云。”

- 6、福岛 Islands of the Blest 古代希腊诗中所称之福岛，一般以为系指大西洋中靠近非洲之群岛，如Canaries(西班牙属)或Cape Verde(葡萄牙属)；亦有以为此处拜伦所指者，即英伦三岛。
- 7、马拉桑 Marathon，希腊平原，在雅典东北。西历前490年，波斯国王Darius之军队入侵希腊，大败于马拉桑。
- 8、沙拉米 Salamis，希腊平原西南部小岛，在爱琴海湾，故曰“海水孕育”Sea-born。西元前480年，波斯国王Xerxes(Darius之子)率海陆大军入侵希腊，以报其父马拉桑战役之耻，破舍芒披里关隘，占雅典，但卒为希腊人大败之于沙拉米岛，其海陆军全部覆没。
- 9、舍芒披里 Thermopylae，希腊东部一关隘，波斯军队进攻时，由巴斯达三百士卒坚守，凡三日夜，最后波斯军自山侧小路抄袭其后，关破，三百勇士殉焉。
- 10、沙明 Samos(Samian为形容词)，爱琴海中岛屿，邻近土耳其西岸，在优岛之东南。早在西元前十一世纪，希腊人即殖民于此，至西元前七世纪发展为商业中心，在波利葛梯统治时最为兴盛。沙岛一度为波斯占领；在沙拉米战役后，与雅典联盟，恢复繁华。岛上土壤肥沃，大部份为葡萄园地，以产酒有名。
- 11、优岛的葡萄血液 The blood of scio's vine 指葡萄酒。优岛气候温和盛产橙橘，橄榄，无花果；酒亦为其主要出产之一。优岛邻近土耳其统治之小亚细亚部份，曾为土耳其(突厥)人占领。
- 12、勇敢的酒徒 bold Bacchanal。Bacchanal(Bacchanalian) 係罗马神话中酒神Bacchus(希腊为Dionysus)之信徒，此处指狂欢作乐者，并非所谓“贝凯之舞。”
- 13、昆卢 Pyrrhichus(Pyrrhic为形容词)，涂立安人。传说中昆卢舞之发明者。昆卢舞为古希腊时一种描象战争之武舞，在管笛伴奏中舞者披甲而捷舞。至于昆卢阵法，则早以失传。或谓昆卢舞係Pyrrhus所发明，误。按Pyrrhus为希腊Epirus国王，虽曾“屡立战功”，为希腊史上有名人物，但并非战阵舞之创始者。
- 14、卡特墨斯 Cadmus，希腊神话中人物，传说最初发明希腊文字。
- 15、阿难克朗 Anacreon，古希腊抒情诗人，生卒于西光前563?—478?，所作诗以赞美爱情与饮酒为主题。传说阿难克朗曾得波利葛梯宠信，有诗称颂其主子。
- 16、波利葛梯 Polycrates，统治沙岛之希腊“暴君”(极权统治者)，以文治与武功闻名，为士人之恩主，阿难克朗即为其宫廷诗人。有战绩，后为敌诱捕，死于公元前522左右。
- 17、屈松宜 Chersonese，半岛。此处指Thracian Chersonese(Gallipoli)，爱琴海东北部半岛，古代希腊人殖民地，相传密尔它哀底一家父子、兄弟，均曾为屈松宜之暴君。
- 18、密尔它哀底 Miltiades，公元前540?—489。波斯战争中，密尔它哀底赴雅典，助希腊人抗御Darius入侵军队，为希腊十将军之一，率领海军70舰，有功于马拉桑战役。

- 19、梭梨 Suli。“修里(梭梨)山在西北部，希人独立之役，修里之人最有功云。”胡適注。按此处之“西北部”，当係指希腊南部 Peloponnesus 半岛之西北部。
- 20、派茄 Parga，希腊西岸爱奥尼亚海一港口。
- 21、涂立克 Doric (Dorian) 族。涂立人居住希腊 Peloponnesus 半岛，与爱奥尼亚 Ionian 人同为希腊四大民族之一。斯巴达在涂立人中居重要地位，正如雅典为爱奥尼亚人之政治、文化中心。
- 22、汉拉克里斯 Heracles (Hercules)，大力士，希腊神话及文学中最有名之英雄。涂立人为汉拉克里斯之崇拜者。
- 23、苏宁 Sunium，雅典平原南部傍海之一石岬(角)。

THE ISLES OF GREECE

George Gordon Byron

<p>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p> <p>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p>	<p>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A king sate on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er sea-born salamis;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And men in nations,—all were his! 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p> <p>And where are they? 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 on thy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p> <p>'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ed among a fettere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p>
--	---

For Greeks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Must we but weep o'er days more
blest?

Must we but blush?—our fathers
bled.

Earth!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
Of the three hundred grant but three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What, silent still? and silent all?

Ah! no,—the voices of the dead
Sound like a distant torrent's fall,

And answer, "Let one living head,
But one arise,—we come, we come!
'Tis but the living who are dumb.

In vain—in vain; strike other chords,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
Hark! 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al!

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 as yet,
Where is the Pyrrhic phalanx gone?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You have the letters cadmus gave—
Think ye he meant them for a slave?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We will not think of themes like
these!

It made Anacreon's song divine;

He served—but served Polycrates—
A tyrant; but our masters then
Were still, at least, our countrymen.

The tyrant of the chersonese
Was freedom's best and bravest
friend;

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

Oh! that the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n Suli's rock, and Parga's shore,
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

Such as the Doric mothers bore;
And there, perhaps, some seed is
sown,
The Heracleidan blood might own.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My own the burning tear-drop

laves,
To think such breasts must suckle
slaves.

Place me on Sunium's marbles steep,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 swan-like, 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laves shall ne'er be
mine—

Dash down you cup of Samian wine!

参 考 用 书

梁启超：《小说传奇五种》。上海，中华书局，1936。

马君武：“君武诗集，”《革命先烈先进诗选集》第五册。台北，1965。

苏曼殊：《曼殊大师全集》，文公直编。香港，文渊书店，翻印本。《拜伦诗选》；
《潮音集》；《文学因缘》；《汉英三昧集》。

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五版)。

胡怀琛：《胡怀琛诗歌丛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59年版。

The Reader's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48.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上接47页)

鲁迅先生的每一篇杂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用以陈述真理，透彻入理，无懈可击，令人坚信不疑；用以揭露敌人，痛快淋漓，原形毕露，无所遁形；用以批驳谬论，字字千钧，势不可挡。这种严谨周密的逻辑性构成了它吸引人、感动人的巨大力量。鲁迅先生使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全面地发挥最大的作用。他的杂文，处处放射着思想智慧的光芒，处处显示了强烈的论战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注：①《伪自由书·有名无实的反驳》

②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③《南腔北调·论语一年》

④《南腔北调·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注释〔14〕

⑤《坟·论睁了眼看》

⑥《花边文学·环笑只当它玩笑》

⑦《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⑧《南腔北调·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⑨《两地书》